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长夜行

【法】塞利纳著
徐和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长夜行

〔法〕塞利纳著
徐和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长夜行》

塞利纳(1894—1961)，法国现当代重要作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小说第一部描写主人公巴尔达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遭遇及在非洲丛林的经历；第二部写他回到巴黎郊区后的生活。在他眼里，生活就是永无尽头的茫茫黑夜。塞利纳在法国文坛上号称“鬼才”，他对小说的叙事方法进行的革新，对西方当代小说具有重要影响。西方评论界把他和普鲁斯特并列为法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两位小说家。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农民》

[波兰] 莱蒙特著

《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著

《长夜行》

[法] 塞利纳著

《在轮下》

[德] 赫尔曼·黑塞著

《缩影》

[日] 德田秋声著

《了不起的盖茨比——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著

《青春——康拉德小说选》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成功——一个省三年的历史》

[德] 里昂·孚依希特瓦格著

◎ 责任编辑 周克希

◎ 封面设计 陶雪华

Louis-Ferdinand Céline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

Edition française 1981, Gallimard

Avec tous nos remerciements au Service
Culturel du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Shanghai pour son concours à la publication
de cet ouvrage.

图字：09—1995—001号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长 夜 行

[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著
徐和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75 插页 5 字数 396,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2041-1/I·1201

定价：24.50元

译 本 序

在法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两位怪才：一位是以性倒错色情描写著称的萨德侯爵^①，他曾因变态性虐待行为遭到监禁，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另一位是本书作者塞利纳，他在法西斯德国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时发表反犹主义小册子，所以在战后受到法国司法机关的通缉。

塞利纳原名路易-费迪南-奥古斯特·德图施，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生于巴黎大区上塞纳省的库尔布瓦。他父亲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曾获文学士学位，母亲以买卖花边为业，常有有钱人家去收购花边，备受歧视。路易-费迪南在巴黎市郊度过童年，一九〇七年小学毕业。父母希望他长大后经商，送他到德国学习德语，两年后转到英国学习。一九一〇年回巴黎后，他先后在几家商业公司当学徒。一九一二年参军，到第十二重骑兵团服役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德图施被任命为骑兵

^① 萨德(1740—1814)，法国作家，军人出身，著有《小客厅里的哲学》、《美德的厄运》、《朱莉埃特》等小说。法文中 sadisme(施虐狂)一词即源于萨德(Sade)的姓氏。

中士。同年十月，他自愿去前线执行一项联络任务，不幸右臂中弹受伤。伤愈后，于一九一五年初被调到法国驻伦敦总领事馆护照处工作。这时，他对杂耍歌舞剧场发生兴趣，常去看望舞蹈女演员，并同法国妓女经常接触，以拉皮条来谋利。退役后，他于一九一六年去喀麦隆的桑加—乌班吉林业公司任经纪人，第二年回国。一九一八年住在雷恩，为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在布列塔尼地区从事预防肺结核病的宣传工作。一九一九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并在北滨海省同雷恩医学院院长的女儿埃迪特·福莱结婚。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年，路易·德图施在雷恩医学院修完全部课程，一九二四年在巴黎通过国家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菲勒普·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的生平和著作》。不久后，他到国际联盟组织卫生部任职，去北美、欧洲和西非执行调查研究任务。一九二六年初和妻子离婚。同年年底或第二年年初，他在日内瓦认识了在那里学习古典舞蹈的二十四岁的美国洛杉矶姑娘伊丽莎白·克雷格。同时，他在那里撰写五幕喜剧《教会》。德图施于一九二七年回国，在巴黎西北郊克利希开设诊所，伊丽莎白·克雷格和他同居。一九二九年，他到克利希市立门诊所担任医生，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开始撰写小说《长夜行》。一九三二年，德图施的父亲在巴黎去世。同年十月，《长夜行》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德图施用外婆的名字塞利纳作为笔名。因两位评委临时变卦，小说未能获得该年的龚古尔奖，但获勒诺多奖。同年年底，他受国联卫生部门派遣，去德国调查社会医疗问题，回国后发表文章，题为《要消灭失业是否要消灭失业者？》。一九三三年，他的喜剧《教会》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同年，伊丽莎白·克雷格回美国处理父亲的遗产问题，从此一去不回。一九三五年底，

塞利纳结识巴黎喜歌剧院剧团的舞蹈演员吕塞特·阿尔芒佐尔。一九三六年发表小说《慢性死亡》(Mort à crédit)。同年,《长夜行》由埃尔莎·特里奥莱和路易·阿拉贡译成俄语在苏联出版,塞利纳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塞利纳发表了攻击苏联社会制度的小册子《我的罪过》(Mea culpa)。一九三七年,他发表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对屠杀说些无足轻重的话》(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该书同小说《长夜行》一样引起轰动。在该书发表前,他辞去克利希市立门诊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发表另一本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尸体学校》(L'Ecole des cadavres)。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法国对德国宣战。塞利纳要求担任军医,因身体不合格没有被批准。他到一艘航行于马赛和摩洛哥并被征作军用的客轮上任医生。一九四〇年初,该客轮被一艘英国猎潜艇撞坏。同年,塞利纳被任命为贝松市立门诊所的主任医生,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六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一九四一年发表第三本反犹太主义小册子《困境》(Les Beaux Draps)。一九四三年,塞利纳和吕塞特·阿尔芒佐尔在巴黎结婚。一九四四年发表《一帮滑稽小丑》(Guignol's band)第一卷。同年六月,塞利纳夫妇离开巴黎,经德国前往丹麦,因为他有一笔钱放在那里。一九四五年三月,塞利纳的母亲在巴黎去世。同年四月十九日,法国司法机关以叛国罪对塞利纳发出逮捕证。五月,在丹麦的德军投降。十二月,丹麦当局逮捕塞利纳。法国驻丹麦公使要求引渡塞利纳,但丹麦当局不同意,故意拖延。塞利纳被关了一年零两个月。一九四七年二月,塞利纳因病被保释出狱,但仍留在丹麦。一九四九年,塞利纳为《长夜行》撰写再版前言,并发表小说《打仗》(Casse-pipe)。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国法院对塞利纳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一年

徒刑和五万法郎的罚款，并剥夺公民权。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巴黎军事法庭根据对战争中伤员赦免的规定，对塞利纳进行赦免。七月，塞利纳夫妇回到法国。塞利纳重操旧业，勤奋写作，吕塞特·阿尔芒佐尔则开课教授舞蹈。塞利纳于一九五二年发表小说《留到下回的美景》(Féerie pour une autre fois)第一卷，一九五四年发表《留到下回的美景》第二卷(即《诺尔芒斯》(Normance))，一九五五年发表《和 Y 教授的谈话》(Entretiens avec le professeur Y)，一九五七年发表小说《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D'un château l'autre)，一九六〇年发表小说《北方》(Nord)。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塞利纳患脑溢血去世。临死前一天，他为最后一部小说定下书名：《轻快舞》(Rigodon)。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长夜行》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作品，它在一九三二年出版时轰动了法国文坛。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把它看作一部纪实性的作品，觉得它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确实，《长夜行》系统地揭示了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战争、殖民统治、按泰勒的管理制度进行组织的工业生产和市郊贫困的生活。塞利纳通过小说的叙述者巴尔达米的经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不平等现象、金钱的力量、各种价值观(如爱国、家庭等)和各种理想化的倾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因此，小说在出版后被看作“左翼的”书，无政府主义者、反军国主义者和反殖民主义者对它齐声赞扬：“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怎么会不对这个永不满足的人产生好感？他对战争及其暴行的揭露，对陈腐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统治穷人的愿望的揭露，我们怎么会

不产生共鸣呢？”^①

《长夜行》之所以能在三十年代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因为作者对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因为他把这些事集中在一部小说之中，由一个人物来体验，这个人物总是社会的牺牲品，或者总是站在牺牲品的一边。另外，塞利纳把自己的经历经过艺术加工，移植到小说的人物身上，使读者产生真实的感觉。由于当时塞利纳尚未发表反犹太主义的小册子，人们还看不清他的政治立场，所以君主主义者莱昂·都德和法共作家路易·阿拉贡都对他的小说《长夜行》备加赞扬。

可以说，《长夜行》是一部描写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二年法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如果说比《长夜行》晚一年发表的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状况》表现了当时现实生活中英勇壮烈的一面，那么，塞利纳的《长夜行》则描写生活的另一面。正如他在小说中所说：“真理是快要死去但又死不掉。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就是死亡。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死亡要么撒谎。”^②由此可以大致看出小说的基调。

首先，小说的作者要人们痛恨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般小市民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在战后，他们开始考虑是否值得为这种大屠杀去卖命，因为战争胜利给他们带来的是破产。小说在前四章展现的战争图景，就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失望情绪的反映。其次，小说表现的是人在生活中进行的自卫，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斗争。在塞利纳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社会的宠儿，一种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社会的基础是金

① 《极端自由者报》，1932年12月30日，引自《塞利纳小说集》（法国七星丛书版）第1卷第1264页。

② 参见本书第215页。

钱，有钱就有权有势。他认为有钱人拥有可以出卖的物品，有足够的金钱，生存对他们不成问题。而穷人一无所有，最担心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塞利纳笔下的人物大多有惊人的生命力。小说中只有鲁宾逊一人自愿去死，其他的人物只要能“勉强保持在三十七度”^①，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的。巴尔达米就是如此。他在美国干过拉皮条的勾当，还曾设计向一个阵亡士兵的父母骗取钱财。为了保命，他在布拉格通海军上将号上连自尊心都不要了。在作者笔下，穷人要活下去，就只能干坏事、撒谎，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有钱人的道德标准，穷人做不到，不道德是贫困的必然结果。

塞利纳认为，得到钱的正常手段是出卖一件东西。巴尔达米被卖给一艘双桅战船之后，冷静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总得活下去，得把一时吃不掉的东西和人拿来卖了。”^② 穷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肉体。小说中黑人码头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莫莉和米齐娜出卖自己的肉体，士兵只好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去送死。送死是为了生存，这从表面上看是荒谬的，但实际上正是士兵在社会中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径，因为不去送死，就会立即被宪兵枪决。由此可见，《长夜行》中的人物巴尔达米及其同伴鲁宾逊，在本世纪前三十年的法国社会下层中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长夜行》在写作技巧上类似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即皮加罗式小说）。小说中的叙事按照时间先后，几乎不用倒叙或回顾的手法。写的每一事件都有头有尾，分别占一章或几章篇幅，如

① 参见本书第 225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196 页。

上校之死，第一次和鲁宾逊相遇，巴尔达米在巴黎养病，在非洲的经历等等。事情发生的地点虽不确切，但都有一个大的范围，如弗朗德勒地区、巴黎、在海上航行的布拉格通海军上将号等。但作者对主人公从此地到彼地所花的时间和经过的地点都不作交待。因此，《长夜行》中的时间和空间是不连贯的。这样就使读者感到发生的事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件事结束，下一件事的起因并不是上一件事，而只是出于偶然。如巴尔达米受伤对士兵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提前退役后去非洲谋生也很自然。另外，他和昂鲁伊老太太及马德隆的相识也纯粹出于偶然。这样写，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长夜行》中的人物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皮加罗一样，不能一直呆在一个地方，总是要被人赶走。如巴尔达米从布拉格通海军上将号逃走，以后由于疾病和害怕法律制裁，他又离开非洲森林，还有帕拉宾被赶出比奥迪雷·约瑟夫研究所等。塞利纳认为，人的这种悲惨命运就在于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总得占有一定的空间。世界上的悲剧就在于总得“呆在一个地方”。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连安身立命之地都没有。

穷人要在一个地方生存下去，最好的办法是独自关在家里，不和外界接触。小说中的昂鲁伊老太太就是这样。她成年累月一个人生活在花园深处的一间小屋里，“昂鲁伊老太太快活，虽说她心怀不满、十分肮脏，但是她快活”^①。她走出家门，就遇到了鲁宾逊，她把他介绍给她的媳妇，媳妇后来就指使鲁宾逊把她婆婆杀死。在塞利纳看来，人们最好深居简出，不论躲在什么地

① 参见本书第 275 页。

方都行。

然而人不能不和外界接触，因此他就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人和物就会为所欲为，腐烂变质，就会有意对你发出臭气。”^①在城市里，穷人挤在一起，但为了找到便宜的住房和养活自己的工作，一个人不能长期住在一个地方。“当然喽，到了新的地方，在开始时会有好转，因为要别人来了解你，总得需要一点时间，他们要找到伤害你的办法，也需要一点时间。当他们还在寻找最容易伤害你的地方时，你就会有一点安宁的时候，但只要他们找到了窍门，就又会是那么回事，在什么地方都一样。”^② 每一个人都成了其他人攻击的目标。难怪巴尔达米一有机会就要变换环境，以便能过上“一两个星期的好日子”。

巴尔达米在前四章中简直没有立足之地：公路上有机枪扫射，将军下榻的村子不准他逗留，黑夜中有德军和法军的巡逻队，一看到有黑影就要开枪，另外，还有宪兵监视，要逃跑就立即被枪决。小说的作者不断指出，人永远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每当巴尔达米碰到这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他就越来越陷入黑暗之中。只有在黑暗中，穷人才感到起码的安全感。

这部小说的书名可直译为《茫茫黑夜旅行》：“旅行”表示巴尔达米过着流浪汉的生活，无家可归，到处飘泊；“茫茫黑夜”就是旅行的终点。流浪汉没有其他奢望，只想在黑暗中得到一点安宁，不管什么地方都行。正如小说的题头诗所说的那样：

① 参见本书第 295 页。

② 参见本书第 372 页。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
在严冬和黑夜之中，
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
在全无亮光的天空。”

《长夜行》的故事初看起来似乎是信手写来，其实并非如此，小说的结构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各个段落都前后呼应而又相互衔接。小说可以分为长短基本相等的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巴尔达米离开美国为结尾，第二部分以他到朗西开设诊所为开端，中间相隔了好几年。如以故事发生的地点来划分，这两部分又可各自分为四段。第一部分：1、一九一四年夏战斗的地区；2、巴黎的军事医院；3、非洲；4、美国；第二部分：1、加雷纳—朗西；2、巴黎的大街；3、图卢兹；4、维尼的精神病院^①。这两个部分是对称的。第二部分的前四章以相同的篇幅重复了小说前四章的主题，即有钱人使穷人受苦受难。不同的是，前四章讲的是战争时期，第二部分中则是平时时期。第一部分中鲁宾逊在第四章出现，与此对称，他在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即第二十三章）重新出现。军事医院的时期是一个犹豫不定的时期，是在黑暗中短暂的徘徊，第二部分中巴尔达米在巴黎的大街上度过的时光也是如此。巴尔达米去图卢兹和去非洲一样，都是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只是他去图卢兹是专程去找鲁宾逊的，而到非洲后只是偶然得知鲁宾逊是他的前任。两个部分最后都以一段浪漫史为结尾。

小说第一部分的调子是上升的，从描写战争的恐怖开始，直到对莫莉的爱情结束，中间经过一个丑恶、黑暗的世界，但也透

^① 详见本书附录Ⅰ的内容提要。

出一线光明，如阿尔西德为侄女所作的牺牲；第二部分的调子则是下降的，它以同样的苦难开始，到鲁宾逊去世结束，中间描写了垂危的病人，特别是贝贝尔病死和昂鲁伊老太太被害。

应该指出，小说第二部分中的鲁宾逊已经不完全是第一部分中的鲁宾逊了。鲁宾逊回到欧洲之后，已经变成巴尔达米的化身。作者这样写看来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在喜剧《教会》中也有一个名叫巴尔达米的人物，一个叫马德隆的姑娘朝他开了枪。由于小说《长夜行》中的巴尔达米是故事的叙述者，不能向别人讲述自己如何死去、如何下葬，所以鲁宾逊就成了他的替死鬼，以便完成巴尔达米不能进行的旅行。

《长夜行》表现了巴黎郊区下层社会的贫苦生活，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用塞利纳自己在一九三三年的话来说，作品的语言也是“反资产阶级的”^①。他在小说中使用的是大众法语(*fran ç ais populaire*)，即巴黎郊区工人所讲的语言^②。当然，他在小说中所运用的语言并不是完全照搬生活中的大众法语，而是以大众法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创造出一种新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学语言。这可以说是《长夜行》的一大特色。塞利纳还利用原有的词法手段(如加后缀)来创造新词，并使用许多医学术语。在句法方面，作者也吸取大众法语的表达方法，如主语的倒装、否定句中“ne”的省略、同义叠用、名词性从句等等。另外，塞利纳以前的某些作家只是在人物的对话中使用口语，而塞利纳的这部小说则完全是用口语来撰写的。小说中说话的停

① 参见《塞利纳手册》第1卷第51页，引自《塞利纳小说集》(法国七星丛书版)第1卷第1142页。

② 参见皮埃尔·吉罗在《大众法语》(“我知道什么”丛书)一书中对“大众法语”所下的定义。

顿和词语的省略用省略号来表示,从《慢性死亡》开始,省略号在塞利纳的小说中得到系统的使用。当然,在《长夜行》中塞利纳的这种尝试还刚刚开始,还不十分完善,特别是他大量使用简单过去时这种文学语言的时态和口语中不再使用的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把它们与口语混杂在一起,使小说带有一种文绉绉的味道。从小说《慢性死亡》开始,塞利纳逐渐用未完成过去时来代替简单过去时。塞利纳在小说中采用口语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他认为,以前的作家所写的小说都不能算是小说,而只是小说的提要,在他看来,真正的小说不应作任何描述,而应当是一种以节奏时而急促时而缓慢的声调回顾往事的谈话。塞利纳在《和 Y 教授的谈话》一书中说:“激情只能极为困难地在‘口语’中再现……而激情只有在‘口语’中才能为人们所感受……”塞利纳对小说的叙事方法进行革新,是因为他感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不能像巴尔扎克和左拉那样进行写作。由于电影的出现、报刊的发行和人文科学的迅速发展,小说已失去了文献的价值,而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创立,在小说中进行心理分析已没有价值。在《长夜行》中,塞利纳不是描写一系列的事件,而是写出一连串的词句,通过这些词句来表达人物的愤慨、兴奋和痛苦,并以此汇合成他的生活。当读者放声朗读这部小说时,仿佛自己也在进行回忆,讲述过去的经历。读者听到的不再是作者的声音或叙述者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声音,是一位名叫费迪南·巴尔达米的读者的声音。这样,塞利纳就把作者和读者的传统关系颠倒了过来,读者再也不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法国,塞利纳是第一位创造这种手法的作家。这种手法对西方当代小说具有重要影响。近来,西方对塞利纳的推崇与研究与日俱增,认为塞利纳和普鲁斯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两

位小说家，说塞利纳是唯一一位可以和英国现代小说家乔伊斯相媲美的法国散文家。

《长夜行》的另一个特点是滑稽可笑。小说中的人物处于死亡的威胁之下，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感到恐惧、焦虑、厌恶和愤恨，自得其乐的笑是他们的唯一乐趣，也是他们的一种解脱。在小说中，引人发笑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尖刻的讽刺，又有插科打诨，既有喜剧性的场面，又有别出心裁的妙语，既有泼辣的话语，又有含蓄的言词，既有荒谬绝伦的论调，又有黑色幽默，既有骂人的粗话，又有风趣的调侃。在一段话里，只要加上一个词，稍作一些比较，作出影射，进行滑稽的模仿或暗示言外之意，就会使读者笑出声来。因此，这部小说虽说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小说中的人物虽说旅行在茫茫黑夜之中，但读起来并没有十分压抑的感觉，原因是作者喜欢“在死亡的边缘”加上“滑稽可笑的东西”^①。

塞利纳一生写了八部小说，除《长夜行》外，《慢性死亡》回忆叙述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打仗》描写叙述者刚当骑兵时的军旅生活，《一帮滑稽小丑》讲述叙述者于一九一五年在伦敦同黑社会和各种怪僻的人们的接触，《留到下回的美景》描写叙述者一九四四年从蒙马特尔的住所目睹巴黎地区遭轰炸的情景以及战后他在哥本哈根的囚徒生活，《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北方》和《轻快舞》讲述叙述者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在德国度过的九个月。虽说塞利纳的写作技巧越来越完美，他的第一部小说《长夜行》仍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仍是最为著名、读

① 1932年12月30日塞利纳致莱昂·都德的信，引自《塞利纳小说集》（法国七星丛书版）第1卷第1108页。